

■工友情怀

黑暗中的火花

□王士全 文/图



风雅颂的乡野呈现

——读《拍手为歌》

□邓勤

来自黑龙江的姜淑梅是个奇人。她大半辈子都是文盲，直到花甲之年才开始跟着戏曲频道识字。识字多了，姜淑梅不满足于做个读者，而是拿起笔开始记录曾经的生活，已出版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等作品。

对于往事，姜淑梅有一种超脱的态度。譬如她在《洗衣裳》中写道，“俺十来岁自己洗衣裳，天暖的时候去坑边。坑边有石头，把衣裳放水里泡泡，捞出来放石头上用棒捶。那时候都没钱买肥皂，捶捶，揉揉，啥时候再揉也是清水了，就干净了。在坑边洗衣裳快，坑大，水清，不用换水。”仅仅百字左右，姜淑梅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农家少女的坑边洗衣图。

这样的文字干净利落，宛如老人在身边拉家常，跟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些精雕细琢的文字完全不一样。姜淑梅不仅喜欢用文字记录往事，还在八十高龄时学画画，其画作跟文字类似，充满了朴拙天真的气息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譬如她在《洗衣裳》的同名画作中，就把画面分成了三部分：中间是大水坑，里面有十来只各具形态的鸭子，还有八个人在游泳；画面下方是三个女人在洗衣服，有揉搓的、有棒捶的、有清洗的，动作神态均不相同；画面上方是天空，有桃树，还有燕子。这样的画作配上文字，完全就是一幅清新晓畅的农民画。

除了写作、画画，姜淑梅还喜欢收集鲁西南地区的民谣，她称之为“上货”，每次遇上同龄人，姜淑梅都要缠着别人给她提供“新货”，然后一笔一划地记下来。

这些民谣即当地人口中的“小唱”，曾经是乡间孩子们玩

耍、情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，是农人在天地与四季间随口吟唱的歌谣，如今已慢慢被遗忘。姜淑梅不自知地像三千年前的采诗官一样，去民间搜集诗歌，这些搜集来的“小唱”也有如《诗经》，有言志的传统、比兴的手法，尤其是“情歌杂唱”部分，有很浓的文学色彩。

《拍手为歌》是姜淑梅收集整理的一部鲁西南老民谣集，也是她的第一本画集。这一百余首“小唱”和五十余幅手绘画，承载了消逝的童年游戏与乡间生活，留下一幅百年间逐渐远去的乡村图景。在《拍手为歌》的后半部分，收录了姜淑梅最新创作的《一辈子没吃过一顿饱饭》等四十七篇民间故事。

一如她往常的写作风格，这些故事的笔墨仍然简洁、冷静，却饱含直击人心的力量。可以说，《拍手为歌》里的老民谣和老故事都是生活在民间的人讲的故事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民间文学。

那时候，鲁西南的孩子、女人和男人都喜欢说小唱，姜淑梅从小就喜欢这种韵律和节奏感都很强的小唱，大家在一起玩时也经常说小唱。这本书里的小唱，有一半都是姜淑梅当初会说的，如今会说小唱的人越来越少，姜淑梅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些小唱收集起来，让后代有所了解，从而知道他们的先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歌唱的。

譬如在《杀哪个》这则民谣中，就用故事化的形式讲述了家里来客人后，主人家不知道杀哪个待客的场景。通过家禽家畜的自我辩护，我们知道了这些动物的贡献，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与这些动物和睦相处。

我以为人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挫折，日子会是灰暗沮丧的，直到在朋友圈里见到几张照片，一下子体会到黑暗里的火花是那么灿烂。

照片讲台上的老师，是我原来的同事，她叫刘文新。

2003年，企业重组，单位一分为二。为了应急，人事部门从人才中心招来两名女职员，其中一名就是刘文新。

复试那天，刘文新一进办公室，便带着一股子气场：大方、得体、有一股子正气，又有一股子女汉子的英气。三十多岁，人还可造就，专业知识水平重要也次要，关键是人成不成。就是她了！那天是我拍的板。

小刘上岗，正是数九寒天的年前。小刘家住昌平，每天要赶到西郊田村，路途实在远了点，我特许小刘可以晚到早走。“不用！没问题！”小刘那天的回答如我的预判。回答干脆，不等于做得也干脆，那几天，每到上班时间，我装作无意地走进办公室，小刘要么忙着擦桌子擦地，要么忙着打水、收拾办公室，我会心地笑了。

后来熟悉了，小刘说那些日子可真有点难，每天凌晨为了赶头班车四点多钟起床，晚上

副刊【情怀】15

九点多钟到家，还有孩子的作业要看……

转眼到了春天，一分为二的单位，人员分流、财产分割进行完毕，下一步就是搬家。我们作为被分流出来的单位，整体搬迁到昌平。那时，谁也没意识到，一场席卷全国的“非典”正悄悄袭来。

那些日子，小刘作为办公室的主力，和同事一块清点财产、财产登记、减员分流人员的手续协助办理、各类人事关系、组织关系办理，昌平、西郊两头的联络、装车、押车……真担心他们接触各类人员、各种材料、设备会染上“非典”。小刘说：“放心吧！我盯着，多消毒，戴口罩。”

熬过了那段艰苦的时光，一切走入正轨，小刘又一头扎进档案室，开始了整理凌乱不堪的行政档案、人事档案材料工作……

时光匆匆，转眼间，两三年的时光过去了。两三年，小刘从一个人事工作、党务组织、人事档案赶鸭子上架的生手，一下子成为一个比较全面的得力干将，领导和我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中。俗语说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招聘到一名有能力、有责任心、有水平的好职工不容易。那天，我夸赞小刘还真是块材料，和她一块招

聘来的小崔快言快语：您以为呢！人家刘文新当初在昌平电机厂是团委书记呢！哦！团委书记？当初分流工作千头万绪，我还真没仔细了解小刘的过去。

原来，小刘在昌平电机厂工作，2002年，电机厂卖给了一家民营企业，全厂职工就地分流。命运的不眷顾，三十多岁，正是人生事业的大好时光。可也应了是金子到哪都发光那句话。小刘到了我们单位，依然是把好书，是块材料。

2013年，小刘被单位提为政工部副部长。2014年10月，似乎又是命运的捉弄，单位再次被兼并，面临减员分流。那段日子，面对人心惶惶，小刘倒显得出奇的宁静，闲暇时剪剪报贴，悉心地阅读喜欢的文章……

最终，小刘选择了离岗，那年，她四十六岁。

后来，听人说她去学画画了。我知道她喜欢画画，也有一点画画的基础。后来偶尔在朋友圈里见她晒她的画，为她高兴，猜想也许是为排遣闲赋的寂寥吧。但真真想不到她成了一名美术老师。我知道她没有背景，不可能依靠什么关系成为老师，但我确信，她一定有所成就，毕竟她是块金子。

远去的货郎担

□赵闻迪

我的童年是在煤矿的家属院度过的。煤矿离市区很远，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二十公里地，买东西很不方便。闭塞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锻炼出能干的矿嫂，她们个个心灵手巧、会过日子，日常用品，只要能动手做的，就不会花钱买，比如，用扫帚苗子和竹稍做扫把、采高粱秆子编锅盖、捋野麻匹子搓晾衣绳、把丝瓜瓢子晒干做刷锅布、用柳条儿编针线箩……但是有些生活用品如肥皂梳子、油盐酱醋之类的，只能依靠“货郎担”了。

货郎是个面庞黝黑的中年汉子，大概一两个月来家属院一趟。他一进家属院大门就把拨浪鼓摇得格外响，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小孩子就从屋里跑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李大叔来了！”大人也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围到货郎的担子跟前。

那时候，在我们小孩子眼中，哦不，在成人眼中也一样，货郎的担子真神奇，不啻于“百宝箱”。一个半人高的、大大的箩筐里是肥皂、牙膏、草纸、煤油、盐、碱之类的东西；一只带玻璃盖的木箱里是针头线脑、木梳镜子、搽脸油之类的东西。显然木箱里的东西更吸引人，哪个女人不喜欢梳头油、胭脂香粉？我记得每有人忍不住拿起“百雀羚”“雅霜”，还没凑到鼻子跟前闻闻，旁边就有人“啪”地打她的手：“赶快买油盐酱醋，不

然，下个月用什么？难道还去跟邻居借！”要是谁“胆大包天”买下一盒“百雀羚”，肯定要被别人说：“真不会过日子，那一小盒搽脸油够买几袋盐了！”那时候生活水平低，而且在矿区基本上是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，贫穷，加上买东西困难，逼得矿嫂们只能硬生生压下爱美的天性，长年累月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。

东西买好了，矿嫂们跟货郎约好下次来的时间和要带的东西，然后端出开水和馍馍，让货郎吃点喝点再走。那时候生活艰辛，大家都相互体谅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货郎一两个月才能来一趟，所以矿嫂们买了东西后必须精打细算着用，生怕东西用完了，货郎还没来，跟邻居借吧，家家日子都不宽裕，张不开嘴，就算张开嘴了，也未必能借到，这种境况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过年是件隆重事儿，可那年月，办年货让人伤脑筋，货郎挑来的东西有限，而且赶上大雪封路，货郎也来不了。矿嫂们便相互约好，走到二十公里外的村庄，从村民手里买些鸡蛋腊肉、米面菜油，有时一个村子里买不全，就得到另一个村子去。她们天麻麻亮就动身，暮色四合才能回到家，累得蓬头垢面、疲惫不堪。

这种境况，一直持续到煤矿通往县城的公路修好才得以改善。

公路修好后，煤矿门口开了一家代销店，解决了买东西困难的问题。随着经济发展，煤矿效益红火，矿工的日子越来越好过，代销店由一间店面扩大为两间、三间、四间、两层小楼，还是供应不过来。头脑灵活的人到矿附近开商店、小吃店、小卖部，周围的村民也挑着担子来买菜，矿门口形成一条小街，渐渐地，小街发展成大街，店铺林立，车水马龙。

曾经连一小盒“百雀羚”都舍不得买的矿嫂们，隔三差五去街上的美容美发店烫个头、做个美肤；曾经眼巴巴地盯着货郎担子里的麦芽糖垂涎三尺的孩子们，想吃什么、想喝什么，超市里五花八门的零食饮料挑花了人眼；曾经想喝点酒解乏都得拜托货郎、等上好几个月的矿工，想喝什么酒，随时随地都能买到；曾经为办年货头疼的人们，如今每天的日子都像过年……

货郎呢？自从代销店开张以后，他的身影就越来越少见了。后来听说他也开了家杂货店，不用风餐露宿、走乡串户了。货郎担虽消失在岁月深处，我们的心里却没有遗憾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书海掠影

